

113
892
毛詩註疏卷第一

毛詩註疏卷第一

漢鄭氏箋

天正十五年二月
毛詩註疏卷第一
漢鄭氏箋贈

唐孔穎達疏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
事躬儉節用服澣澣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
母化天下以婦道也。躬儉節用由於師傅之教而

後言尊敬師傅者欲見其性亦自然可以歸安父

母言嫁而得意猶不忘孝。○覃本亦作簾徒南反
延也澣本又作浣戶管
反灌直角反傳夫○葛覃三章章六句至以婦道
附反見賢遍反○正義曰作葛覃詩者言后

妃之本性也謂貞專節儉自性也斂又申說之
后妃先在父母之家則已專志於女功之事復能
身自儉約謹節財用服此潔濯之衣而尊敬師傳
在家本有此性出嫁脩而不改婦禮無愆當於夫
氏則可以歸問安否於父母化天下以爲婦之道
也定本后妃在父母家無之字化天下以婦道無
成字有者衍也先言后妃在父母家者欲明尊敬
師傳皆后妃在家時事說其爲本之意言在父母
之家者首章是也志在女功之事者二章治葛以
爲絲綸是也躬儉節用服潔濯之衣者卒章汙私
幹衣是也潔濯即是節儉分爲二者見由躬儉節
用故能服此潔濯之衣也尊敬師傳卒章上二句
言告師氏是也可以歸安父母即卒章下一句
歸寧父母是也化天下以婦道者因事生義於經
無所當也經言汙私幹衣在言歸之下則是在夫
家之事也敘言躬儉節用謂在父母之家者見其
任家口然出嫁不改也○國躬儉至忘孝○正義
曰箋知躬儉節用由於師傳之教者以經汙私幹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傳興也覃延也葛所以

爲締紲女功之事順辱者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

茂盛貌云葛者婦人之所有事也此因葛之性以

興焉興者葛延蔓于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體浸

浸日長大也葉萋萋然喻其容色美盛也施毛以

字下同萋切兮反蔓音萬浸子鳴反長丁文反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

喈傳黃鳥搏黍也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

靈松子曰按毛傳興
也二字誤矣當改
作賦也又曰鄭
箋所說與小序及
毛傳不合意謂鄭
玄所見毛傳古本既
誤作興也鄭不深考
以為興解耳

喈傳

云葛延蔓之時則搏黍飛鳴亦因以興焉飛集叢

木興女有嫁于君子之道和聲之遠聞興女有才美

之稱達於遠方○灌古亂反喈音皆搏黍徒端反鳥

外反聞音問又如葛之至喈喈○正義曰言葛之

字下同稱尺證反葛漸長稍稍延蔓兮而移於谷中

非直技幹漸長維葉則萋萋然茂盛以興后妃之生

浸漫日大而長於父母之家非直形體日大其容色

又美盛當此葛延蔓之時有黃鳥往飛集於叢木之

上其鳴之聲喈喈然遠聞以興后妃形體既大宜往

歸嫁於君子之家其才美之稱亦達於遠方也○

葛所至盛貌○正義曰傳既云興也復言葛所以爲

絲絰者以下章說后妃治葛不爲興欲見此章因事

爲興故箋申之云葛者婦人之所以有事此因葛之性

以興焉是也采葛傳亦云葛所以爲絲絰彼不爲因

興亦言之者彼對蕭爲祭祀爻爲廢疾故也施移也

皆言引蔓移去其根也中谷谷中倒其言者古人之謠
少壯故云茂盛貌下章指采用之時故以莫莫爲生成
容也案下句黃鳥于飛渝女當嫁若此句亦渝外成葉比
之處故以谷中喻父母之家枝莖猶形體故以葛是葛生
就貌也○葛延蔓於彼猶形體故以葛是葛生
文爲重毛意必不然○黃鳥至美盛○正義曰以谷中是葛生
鳥云皇黃鳥於飛渝女當嫁若此句亦渝外成葉比
名幽楚州人謂之黃鸝一一名倉庚一名商庚或謂之黃粟離留釋於
亦名搏黍陸機疏云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粟離留釋於
此以下諸言黃鳥倉庚皆是也是應節趁時之鳥也自
葛延至遠方○正義曰知葛當延蔓之時搏黍飛鳴
也亦因以興者以前葛之生長是爲因興則此亦宜然
也言搏黍往飛集於灌木之時其鳴喈喈然其鳴

恒喈喈然在集于灌木之下欲明擗上于飛至集終始
大明曰大邦有子文王嘉止是先有才美之稱也飛
集灌木鳥實往焉女嫁君子時實未嫁故言之道言
婦人稱夫多言君子也女子之名不出於閨才美之
稱得達遠方者其名繫於父兄故大雅云大雅有子是也

葉莫莫

傳

莫莫成就之貌

傳

云成就者其可采用之

時

博反莫美

是刈是濩爲緋爲紺服之無斁

傳

濩煮之

也精曰緋麤曰紺斁也古者王后織玄紩公侯夫人絃綺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

傳云服整也女在父母之家未

知將所適故習之以緋絡煩辱之事乃能整治之無

厭倦是其性貞專

○文本亦作刈魚廢反韓詩云刈

羊灼反緋耻知反葛之精者曰緋紺去逆反斁本亦作默音亦歟於豔反本亦作厭紩都覽反紩織五采如絲狀用縣瑱也絃獲耕反纓之無縷者從下仰屬於冠綻音延冕上覆也朝直遙反下同庶士生長不已在官者本或作延蔓兮所移在於谷中謂后妃於庶人衣於既反葛之至無斁○正義曰言葛之漸是刈取之於是濩蕡之蕡治已訖后妃乃緝績之為是刈取之於是濩蕡之蕡治此葛以為緋紺之時志無厭倦為紺爲紺言后妃整治此葛以為緋紺之時志無厭倦為紺爲紺言后妃之性貞專也

○傳濩蕡至其夫○正義曰言葛以為緋紺之時志無厭倦為紺爲紺言后妃之性貞專也

○傳濩蕡之孫炎曰蕡葛以為緋紺以蕡之於濩故曰是濩

蕡治之孫炎曰蕡葛以為緋紺以蕡之於濩故曰是濩

蕡非訓蕡為蕡曲禮云爲天子削凧巾以緋諸侯巾

以緋王藻云浴用二巾上緋下紺皆貴緋而賤紺是

師士也布受祭黃子子以而故諸者天也作緒
一以玄衣服服也而卿為結士侯纓子紩射精
廟下妻素是者以已之冕其冠冕之之縣音而
庶各朝裳也大素下適夏條禮而無紩瑱義給
士衣服常妻夫為之妻官是註青綏五之同龕
庶其者昭所助帶是僖弁也云絃從色物自故
人夫作云成祭飾也二師綻有此下獨織王云
無庶朝祭者服之大十注者笄諸而言五后精
廟士於服自玄外帶四云冕者侯上玄采織曰
註謂君玄祭冕以者年綻上屈當者者為玄緒
云庶服衣之受玄王左冕覆組以也以之紩龕
官入亦縲服之內藻傳上論為青祭玄故以曰
師在玄裳以於以所趙覆語絃為義為著下給
中官冠謂宰君黃云姬玄注垂組曰尊箋皆數
士者緇作禮故也大請表云為在天故云魯厭
下故衣玄朝六大夫以縲績飾冕子舉人語釋
士祭素冕服宗夫以叔襄麻無下冕以君敬詰
庶法裳之玄伯命玄院是三笄仰而言五姜文
士口也服冠弁婦華為也十者屬朱焉色之彼
廟官庶非緇弁成華內內升纓之絃絃則言數

史之屬庶士與朝服異文則亦府史之屬韋昭云下士非也此庶士下至庶人其妻各衣其夫則夫之所服妻悉爲之也彼文云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紩綻也則爲紩又爲紩綻也則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則爲祭服又爲朝服皆下兼上也貴者所爲少賤者所爲多故庶士以下夫衣悉爲之傳引此者以王后庶人之妻皆有所作后妃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雖葛之煩辱亦治之也定本云王后織玄紩公侯夫人紩綸卿之內子大帶谷本王后下有親字紩綸大帶上有織字皆衍也○服整至貞專○正義曰服整釋言文也以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何所適不知爲作王后爲作士妻故習之以繕給勞辱之事尚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言我也也師文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婦入謂嫁曰歸○云

我告師氏者我見教告于女師也教告我以適人之道重言我者尊重師教也公宮宗室於族人皆爲貴

○謂嫁曰歸本亦無曰字此依公羊傳文重言直用反

薄于我私薄于我衣

汙煩也私燕服也婦人有副禕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庭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

云煩煩擗之

用功深澣謂澣之耳衣謂禕衣以下至祿衣。汙音字婦人首飾之上禕音惲王后六服一曰禕衣接見

賢遍反下見於君子同澣諸誣之音而專反何亂洗重皆而絕反阮孝緒字略云煩擗猶接莎也接音

奴禾反莎音素未反祿吐亂反六服之最下者

澣害否歸寧父母

曷何也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寧

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

云我之衣服今著何

所當見澣乎何所當否乎言常自潔清以事君子。

戶葛反下同否方九言告至父母。毛以爲上下反清如字沈音淨

既言我身本見發告於師氏我師氏告我以歸嫁人之道欲令我躬儉節用不務鮮華故今曰薄欲煩擗

妃言我身本見發告於師氏我師氏告我以歸嫁人之私議量而言我之衣服何者當見澣乎私服宜澣之何者當不澣乎公服宜否既以受師教誨澣衣節儉復以時歸寧父母。鄭下三句爲異言師氏告我欲令節儉故已今薄欲煩擗其私服薄欲澣濯其公衣所以公服私服並澣之者郎云同是我之衣服知何所當見澣乎何所當見否乎私服公衣皆悉澣之由已常自潔清以事君子故也衣裳既澣身復累清故當以時歸寧父母耳。

言我至曰歸。正義曰言我釋詁文女師者教女之師以婦人爲之昏禮云姆

纏笄以綃衣在其右注云姆婦入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鄭知女師之母必是無子而出者以女已出嫁母尚隨之又襄三十年公羊傳曰宋災伯姬存焉傳至母未至逮火而死若非出而不嫁何以得隨女在夫家若非無子而出犯其餘六出之道則身自無禮何能教人故知然也母既如此傳亦宜然○南山箋云姜與姪婦及傅姆同處襄公不宜往雙之則傳亦婦人也何休云選老大夫爲傅大夫妻爲母禮重男女之別大夫不宜教文子大夫之妻當從夫氏不當隨女而適人事無所出其言非也此師教女之人內則云大夫以上立師慤保三母者謂子之初生保養教視男女並有三母此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皆昏義文也彼注云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婉婦功絲枲天官九職注亦然二注皆以婉婉爲婦容內則注云婉謂言語也婉之言媚也媚謂容貌也分婉媚爲二者欲以內則之文充四德若不分婉爲言語則無辭令之事且婉謂婉順得爲言語之婉順亦爲容貌之婉媚

故分之也既有其德慎辭以出容貌以事入女幼而就業故如此次也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旣毀教于宗室昏禮文也彼注云祖廟女高祖爲君者之廟以有緇麻之親就尊者之宮教之則祖廟未毀與天子諸侯共高祖者則在天子諸侯女宮中教之三月知在女宮者以莊元年公羊傳曰羣公子之所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有別宮矣明五屬之內女就教可知彼注又云宗室大宗子之家則大宗者繼別爲大宗百世不遷者其族雖五屬外與之同承別了者皆臨嫁三月就宗子女宮教成之知宗子亦有女宮者內則云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女子亦別宮故曲禮曰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是也若宗子未爲命士教在宗子之家耳傳引此者以言女師教歸嫁亦教之也女子自少及長常皆教習故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傅姆教之但嫁前三月特就尊者之宮教成之耳婦人謂嫁曰歸隱正義公羊傳文定本歸上

無曰字。○汗至則私。正義曰：汗澣相對，則汗亦澣名耳。言汗垢者，澣而用功深，故因以汗為澣。私服之名，故箋云：煩澣，謂澣垢衣者，用功煩多，亦以煩為澣名。澣私衣，故一事分為二句。上句言汗見用功深也，下句言澣見其摠名亦為澣。又上句言私見其懲裂，下句言澣見其總名亦為衣。故王肅述毛答之云：煩澣澣濯其私衣是也。言私燕服，謂六服之外，常著之服，則有汗垢，故須澣公服。則無垢汗矣。故下傳云：私服宜澣。公服宜否也。副者首服之尊，澣衣六服之首。王毛之六服所施，不明內司服注。鄭云：澣衣從王祭先王。渝翟祭，先公闕翟祭羣小祀。鞠衣以告，粢祫衣以禮。見王及賓客祫衣以御于王，不言朝舅姑之服。今傳既云：婦人有副澣盛飾，卽云以朝事舅姑，則以澣衣朝舅姑矣。知者以特牲云：士妻祭用繩笄綃衣。而士昏禮云：纏笄綃衣見於舅姑。是朝舅姑助祭其服。

同也。玉后澣衣以祭先王，明朝事舅姑亦服之矣。○
馬云：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襲衣。
何為陳於斯？似朝舅姑與見四方賓同服。祫衣者，彼
以大夫之妻賓客有尊於舅姑者。王后則賓客無與。
舅姑敵者，朝事舅姑得中上服也。王后而得有舅者，
因姑以協句。且詩者設言耳。文王稱王之時，大姒老矣，不必有父母可歸寧。何但無舅姑也？接見于宗廟，
謂以助祭用澣衣也。進見於君子義與鄭同。朝于王，
則展衣御于王，則祫衣二者同名為進見也。云其餘矣，不可幹。又傳言：私燕服若渝翟，關翟乃助祭之衣，不得。
君子偕老傳曰：渝翟，關翟，鞠衣亦在可知也。或以進見君子，子文承副禪之，下則皆以副禪也。其餘則私謂渝翟以下，則渝翟當澣。然者以其臣朝君不過朝服，助祭乃用冕。后不宜用祫，下則皆以副禪也。私謂渝翟以下，則渝翟當澣。君子偕老傳曰：渝翟，關翟，鞠衣也。以羽飾衣，何由上舉祫衣之名？下言展祫之事，明六服皆為公衣。非副禪也。

餘則爲私也六服之外唯有纏笄綃衣耳。鄭以私謂燕服衣謂公衣故云衣謂縗衣以下至縗衣以明六服非私也。言煩煩擗之用功深澣謂濯之言其用功淺也。此以公對私爲深淺耳。若據澣中又有深淺澣深於澣故內則注云手曰澣足曰澣以內則冠帶言澣衣裳言澣故澣又淺於澣散而言之皆通以此經言汙序摠之云澣濯之衣此六服明手濯不足澣也曲禮曰諸母不澣裳裳乃縗此。此謂諸侯夫人及王后之法春秋莊二十七年左傳伯姬來左傳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是父母在得歸寧也父母旣沒則使卿寧於兄弟襄十二年左傳曰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是父母旣不得歸寧也泉水有義不得往載馳許人不嘉皆爲此也。若卿大夫之妻父母旣沒猶得歸寧喪服傳曰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言父母雖沒有所時來歸故不降爲父後者謂大夫以下也。故鄭志答趙商云婦人有歸宗謂自其家之

爲宗者大夫稱家言大夫如此耳夫人正后則不然也。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淫亂故父母旣沒禁其歸寧大夫以下位卑畏威故許之耳。我之至君子。以言害澣否明其無所偏否故知公私皆澣常自潔清也。若如傳言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則經之害澣害否乃是問辭下無摠結殆非文勢也。豈詩人設問待毛傳答以足之哉且上言汙私澣衣衣私別文明其異也。私爲私服明衣是公衣衣澣私澣無不服刻繪爲形而畫以五色所以得澣者言公服有澣澣之事故知公私皆澣所以不從傳也。若然三狄之澣鞠展祿純色之衣得澣之也。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

思念至於憂勤也

謁請也。

卷耳卷勉反芩耳

云亦曰胡枲江南呼常枲草木疏云幽州人謂之

鬻耳詖彼寄反妄加人以罪也崔云臉詖不正也

芩音卷耳詩者言后妃之志也后妃非直憂在進

賢躬率婦道又當輔佐君子其志欲令君子求賢

零耳詩者言后妃之志也后妃非直憂在進

德之人審置於官位復知臣下出使之勤勞欲令

君子賞勞之內有進賢人之志唯有德是用而無

險詖不正私請用其親戚之心又朝夕思此欲此

君子官賢人乃至於憂思而成勤此是后妃之志

也言賢者繫前之辭雖則異篇而同是一人之事

故言又爲亞次也輔佐君子摠辭也求賢審官至

於憂勤皆是輔佐君子之事君子所專后妃志意

如然故云后妃之志也臉詖者情實不正譽惡爲

善之辭也私謁者婦人有寵多私薦親戚故厲王

以鼈妻方媯七子在朝成湯謝過婦謁盛與臉詖

私謁是婦人之常態聖人猶恐不免后妃能無此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

傳

憂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也卷

耳芩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

云器之易盈而

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

頃音頃筐起狂

筐也畚音本何休云草器也說文同

易以攷反下同思息吏反下憂思同

嗟我懷人寘彼

周行傳懷思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

位傳云周之列位謂朝廷臣也反註下同朝直遙反

周易奉

采

詩序

采采至周行。正義曰言有大事采此卷耳之菜不能滿此項筐。項筐易盈之器而不能滿者由此人志有所念憂思不在此故也。此采菜之人憂念之深矣。以興后妃志在輔佐君子欲其官賢賞勞朝夕思念至於憂勤其憂思深遠亦如采菜之人也。此后妃之憂爲何事言后妃嗟吁而嘆我思君子官賢入欲令君子置此賢人於彼周之列位以爲朝廷臣也。我者后妃自我也。下箋云我使我君此不賢人爲此故以田呵行爲彼也。傳憂者至之器。正義曰不云興也。云憂者之興明有異於餘興也。餘興言采菜卽取不菜喻言生長卽以生長喻此言采菜而取憂爲興。呴特言憂者之興言興取其憂而已矣。若言俱采采不菜傳云非一辭與此不同者此取憂爲興言勤事采菜尚不盈筐言其憂之極故云事采菜之微以婦入樂子明其采者衆故云非一辭其實之義同故鄭志答張邈云事謂事事一一用意。

之事朱首亦然雖說異義則同是也然則此謂一人之身念采非一彼宋莒謂采人衆多非一故鄭云義胡枲江東乎常枲或曰苓耳擇草文郭璞曰廣雅云枲耳亦云當疏云枲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似盤陸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瑞今或謂之耳草器所以盛種此項筐可盛菜故言畚匱以曉人也言易盈之器者明此器易盈自有所憂不能盈耳解以不盈爲喻之意也。周之列位周是后妃之朝故知官人是以其言周行是周之列位周之至廷臣。正義曰知官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彼非朝廷臣亦言周行者傳證楚能官人引詩斷章故不與此同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

傳

陟升也崔嵬

土山之戴石者虺隤病也

傳

云我我使臣也臣以兵

役之事行出離其列位身勤勞於山險而馬又病君
子宜知其然。崔祖回反嵬五回反虺呼回反徐呼
懷反說文作喪隤徒回反徐徒懷反爾
雅同孫炎云馬退不能升之病也說文作頽使色吏反下同離力智反
維以不永懷傳姑且也人君黃金罍永長也鑄云我

維以不永懷傳姑且也人君黃金罍永長也錢云我
飲酒以勞之我則以是不復長憂思也言且者君賞
功臣或多於此○姑如字說文作𠂔音同云秦以市
買袞得大爲盈罍盧回反酒樽也韓詩云天子以玉飾
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士以梓禮記云夏曰山罍其形似壺
形勞力到反岐山彼至顛之正義曰后妃升彼
不寢扶富友鄭崔嵬山

以梓毛詩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酳人君以黃金
飾尊大一頑金飾龜目蓋刻爲雲雷之象謹案韓詩
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謂之罍者取象雲雷傳施如
人君下及諸臣又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酳註
云罍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言刻畫則用木矣故
禮圖依制度云刻木爲之韓詩說言士以梓士無飾
禮圖亦云大一斛則大小之制尊卑同也雖尊卑飾
其木體則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毛詩說言大一頑
異皆得畫雲雷之形以其名罍取於雲雷故也毛詩
說諸臣之所酳與周禮文同則人君黃金罍謂天子
也周南王者之風故皆以天子之事言焉○我我我
至
於此。正義曰以后妃有其志耳事不敢專故知
所勞臣者君也言臣出使功成而反也設饗燕之禮
聘而誤主君不親饗明功不成不勞之也將率之敗
者非徒無賞亦自有罪故知功成而反也設饗燕之禮
以經云金罍兕觥皆陳酒事與臣飲酒唯饗燕耳
言且者若賞功臣或多於此言或當更有賞賜非徒
饗燕而已僖三十三年郤缺獲白狄子受一命之服

寶十五年荀林父滅潞晉侯
賜汝千室之邑是其多也

姑酌彼兕觥維不永傷傳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
兕觥角爵也傷思也一云此章爲意不盡申殷勤也

觥罰爵也饗燕所以有之者禮自立司正之後旅醻
必有醉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爲樂○岡古康反兕
反爾雅云光似牛鱗古橫反以兕角爲之字又作觥
韓詩云容五升禮圖云容七升爲意于僞反殷勤並
如字俗本下並加疏山脊至角爵○正義曰釋山
心非也樂音洛疏云山脊岡孫炎曰長山之脊也
釋獸云兕似牛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千斤者以其言
兕必以兕角爲之觥者爵稱也爵搃名故云角爵也
辭故此章至爲樂○正義曰詩本畜志發憤情寄於
故有意不盡重章以申殷勤詩之初始有此故解

之禮立司正之後旅饗無算必有醉而失禮者以觥罰之亦所以爲樂也然則此后妃志使君勞臣宜是以賢者不應失禮而用觥者禮法饗燕須設之耳不謂卽以罰入也知饗有觥者七月云朋酒斯饗稱彼兕觥其觶旨酒思柔故知饗有觥也饗以訓恭儉不應醉而用觥者饗禮之初示敬故酒清而不敢飲肉乾知燕亦有觥者昭元年左傳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而不敢食其末亦如燕法鄉飲酒大夫之饗禮亦有及曹大夫與拜舉兕爵是燕有兕觥也鄉飲酒禮無觥者說行禮不言其有過之事故也又知用觥在立司正之後者燕禮立射人爲司正之後乃云北面命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又曰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脫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又司正升受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與對曰諾敢不醉以此言之立司正之後君命安賓又升堂皆坐命之無不醉於此以後恐其失禮故知

之傳云兕觥角爵言其體此言觥罰爵解其用言兕表用角言觥顯其罰二者相接也異義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觥觥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敬觥廩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鄭然著明非所過一飲而盡七升爲過多由此言之則觥是觥觶角散之外別有此器故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特牲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不言觥之所用是正禮無觥不在五爵官閭胥掌其比觥捷罰之事注云觥捷者失禮之罰也觥用酒其爵以兕角爲之春官小胥職亦云觥其爲之形似兕角蓋無兕者用木也知觥必以罰者地不敬者是以觥罰入之義也故桑扈絲衣皆云兕觥不踰限明爲罰而不犯矣饗燕之禮有兕觥者以饗燕

宜有_融也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痛矣云何吁矣傳石
山戴土曰砠瘏病也瘏亦病也吁憂也箋云此章言
臣既勤勞於外僕馬皆病而今云何吁其亦憂矣深
閔之辭。砠本亦作砠同七餘反瘏音塗本又作晉
非瘏音敷又曾烏反木又作鋪同吁音于反
瘏病也一本作瘏瘏音瘏病痛亦病也。正義曰釋詁
瘏亦病也者非瘏瘏云瘏病也孫炎曰痛入疲不能
行之病瘏馬疲不能進之病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后妃逮下也三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后妃能和諧衆妾不嫉妬其容貌恒以善言逮下而

安之○樛居蚪反木下曲曰樛字林九稠反馬融
韓詩本並作朴音同字林已周反說文以朴爲木高遠徒帝反之心焉崔集
註本此序有鄭注檢衆本並無
正義曰作樛木詩者言后妃能以恩意接及其下衆妾使俱以進御於王也后妃所以能恩意逮下者而無嫉妬之心焉定本焉作也逮下者三章章四首二句是也既能逮下則樂其君子安之福祿是由於逮下故也

南有樛木葛藟纏之傳興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南
土之葛藟茂盛箋云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也藟也
得纏而蔓之而上下俱盛興者喻后妃能以意下逮
衆妾使得其次序則衆妾上附事之而禮義亦俱盛

南土謂荆揚之域○萬本亦作纍力軌反似葛類草葉似艾白色其子亦可食纍力追言南山者皆據其國內故傳云周南山曹南山也今此檮木言南不必已國何者以興必取象以興后妃上下之盛宜取木之盛者木盛莫如南土故言南土也下曲曰檮者釋木文萬與葛異亦葛之類也陸機云萬一名巨蕡似燕薁亦延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亦可食酢而不美是也○箋知取上下俱盛者以下云樂只君子據后妃與衆妾則此經非直興下逮而已又興其上下相與有禮義可以樂君子故知取上下俱盛以喻后妃能以恩意下逮衆妾令之次敍從御使得其所則衆妾上親附而事之尊卑有敍禮矣我亦俱盛也又解傳言南土之處謂荊州揚州之域也者禹貢淮海惟揚州厥木惟喬厥草惟夭是揚州其木美茂也又周官正南曰荊州又曰東南曰揚州一州境界接連故皆有江漢

宜種黎則生草木大周又荊州在正南此言南土族以爲荆揚也此南與下南有喬木同彼喬木與厥木惟喬亦同據荆揚矣述以注不言從此可知若然下傳南方之木美喬而上木則非葛萬所能延言檮木者木種非一皆以地勢之美或下垂或上竦也

不君子福履綏之

傳履祿

君子使爲福祿所安○只之氏反猶是也綏之音雖樂樂上音岳下音洛

妃至所安○正義曰定本云妃妾以禮義相與不作后妃字於義是也言又能以禮樂樂其君子者妃妾所以得樂君子者以内和而家治則天下化之四方相與旣有禮義又以此禮義施於君子所以言又也感德樂事文王而此爲福祿所安也南山有臺箋云只之言是則此只亦爲是此箋云樂其君子猶言樂是君子矣祭統曰福者富也大順之顯名孝經援神契云祿者錄也取上所以敬錄接下所以謹錄事

上堯典曰天祿未終及此以樂君子皆謂保王位爲福祿天保云降邇遐福天下普蒙則下民遇善時亦

矣

福祿故正月云民今之無祿是福祿之言無定分矣福復將之毛以爲福祿所大鄭以爲福祿之所扶助

南

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繁

荒奄

將大也

云此章申殷勤之意將猶扶助也南有樛

木

葛藟繁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繁

旋

也成就也

○繁本又作帶鳥

管反說文作榮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

多也

○忌有所諱惡於人

螽音終爾雅作

螽

音同惡烏路反

螽

多

也

○

螽

音同惡烏路反

螽

也

○

<p

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妬忌維𧔗𧔗不耳各得受氣而生子故能詭詭然衆多后妃之德能如是則宜然。
所巾反說文作辯音同𧔗栗容反字林作𧔗先凶反
郭璞先工反許慎思弓反𧔗栗居反許慎呂忱並先
呂反郭璞才與反案一名斯螽七月詩云斯螽動股
是也楊雄許慎皆云春黍草木疏云幽州謂之春筍
蝗類也長而青長股股鳴者也郭璞註方言云江東
呼爲𧔗𧔗音竹帛反𧔗音猛慾音欲諸誣之音諭不
耳本或作不然宜爾子孫振振兮傳振振仁厚也傳云后妃

之德寬容不嫉妬則宜女之子孫使其無不仁厚振

音真女正義螽斯至振振兮。正義曰螽斯之蟲不妬忌故諸音汝正義𧔗𧔗皆共交接各各受氣而生子故螽斯之羽說說然衆多以興后妃之身不妬忌故今衆妾皆共進御各得受氣而生子故后妃子孫亦衆多也

子多則又宜汝之子孫使之振振兮無不仁厚也此以螽斯之多喻后妃之子而言羽者螽斯羽蟲故舉羽以言多也。傳螽斯𧔗𧔗正義曰此言螽斯七月云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故釋蟲云蟬螽𧔗𧔗舍人曰今所謂春黍也陸機疏云幽州人謂之春筍春筍卽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肱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似璫琄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是也此實興也傳不言興者鄭志答張逸云若此無人事實興也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耳衆篇皆然是由其可解故傳不言興也傳言興也箋言興者喻言傳所興者欲以喻此事也興喻名異而實同或與傳興同而義異亦云興者喻標有梅之類也亦有興也不言興者或鄭不爲興若厭浥行露之類或便文徑喻若緣衣之類或同興箋略不言喻者若邶風習谷風之類也或疊傳之文若葛覃箋云興焉之類是也然有興也不必要有興者而有興者必有興也亦有毛不言興自言興者若四月箋云興人爲惡有漸是也或興喻並不

言直云猶亦若者雖大局有準而應機無定鄭云喻者喻猶曉也取事比方以曉人故謂之爲喻也。○凡物至宜然。○正義曰昭十年左傳曰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是有情慾者無不妬也序云若螽斯不妬忌則知唯蚣蠚不耳。○傳振振仁厚。○正義曰言宜爾子孫明子孫皆化后妃能寬容故爲仁厚卽寬仁之義也鱗趾殷其靁傳曰振振信厚者以鱗趾序云雖襄世之公子皆信厚殷其靁其妻勸夫以義臣成君事亦信故皆以爲信厚也。○傳后妃至仁厚。○正義曰此止說后妃不妬衆妾得生子衆多而言孫者協句且孫則子所生生子衆則孫亦多矣此言后妃子孫仁厚然而有管蔡作亂者此詩人盛論之據其仁厚者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傳薨薨衆多

也繩繩戒慎也。

○薨乎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

蟄今傳

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

○揖子入測正義曰作桃夭三章章四句至鰥民。正義曰作桃夭詩者后妃之所致天下有禮昏娶

木少盛貌鰥本亦作鰥古頑反傳桃夭於驕反桃也后妃內脩其化贊助君子致使天下有禮昏娶不失其時故曰致也由后妃不妬忌則今天下男女以正年不過限昏姻以時行不踰月故周南之國皆無鰥獨之民焉皆后妃之所致也此雖文王化使之然亦由后妃內贊之致故因上螽斯后妃不妬忌後言其所致也且言致從家至國亦自近致遠之辭也男女以正三章上二句是也昏姻以時下二句是也國無鰥民焉申述所致之美於經

螽斯三章章四句

反

立

無所當也。老而至曰鰥。正義曰劉熙釋名云無妻曰鰥者愁悒不寐日恒鰥鰥然故其字從魚魚目不閉也無夫曰寡寡裸也單獨之名鰥或作矜同蓋古今字異王制曰老而無妻謂之矜老而無夫謂之寡則鰥寡年老不復嫁娶之名也孝經注云丈夫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也知如此爲限者以内則云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則婦人五十不復御明不復嫁矣故知稱寡以此斷也士昏禮註云姆婦人年五十出而無子者亦出於此也本三十男二十女爲昏婦人五十不嫁男子六十不復娶爲鰥寡之限也巷伯傳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間居謂婦人也內則曰唯及七十同藏無間謂男子也此其差也白虎通云鰥之言鰥鰥無所親則寡者少也言少匹對耳故鴻鵠傳偏喪曰寡此其對例也婦人無稱之文其男子亦稱寡襄二十八年傳曰崔杼生成及孺而寡故爾雅云無夫無婦並謂之寡文夫白索婦人曰嫠又許慎曰楚人謂寡婦爲霸並其

具名也鰥寡之名以老爲稱其有不得及時爲望家者皆同名焉卽此無鰥民謂年不過時過則謂之鰥故舜年三十不娶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唐傳孔子曰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是三十不娶稱鰥也又何草不黃云向人不矜尚從軍未老不早還見室家亦謂之矜易大過九二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九五老婦得其士夫無咎無譽彼鄭注云以丈夫年過娶二十之女老婦年過嫁於三十之男皆得其子彼言老若容男六十婦五十猶得嫁娶者禮宗子雖七十無主婦是年過嫁於三十之男皆得其子彼言老若容女寡鰥寡據其困者多是無子故王制及周禮皆云嫁娶其室家爲不踰時則上句言其年盛下句言嫁娶得時也但傳說昏嫁年月於此不著標有梅卒章傳曰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會而行之謂期盡之法則男女以正謂男未三十女未二十也

此三章皆言女得以年盛時行則女自十五至十九也。女年既盛則男亦盛矣。自二十一至二十九也。東門之楊傳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則秋冬嫁娶矣。鄭以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仲春之月爲昏是禮之正法則三章皆上二句言婦人以年盛時行謂二十也。下句言年時俱當謂

行嫁又得仲春之正時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傳

興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

壯也。灼灼華之盛也。云興者踰時婦人皆得以年

盛時行也。

照反少詩

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傳

之子嫁于

也。于往也。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云宜者謂男女

年時俱當

當丁照反

桃之夭夭至其室家。毛以爲浪反。少壯之桃夭夭然復有灼灼然。

據年月不同又宜皆謂年時俱善爲異。

傳

桃有華之盛者。正義曰：夭夭言桃之少灼灼言華之

子往歸嫁於夫正得晉時宜其爲室家矣。

鄭雅

之則是少而有華者故辨之。言桃有華之盛者由桃

少故華盛以喻女少而色盛也。

傳

時婦至時行。

正義曰：此言年盛時謂以年盛二十之時非時月之

時下云宜其室家乃據時月耳。

傳

宜者至俱當。

後言宜其室家則據上之辭故以爲年時俱當。

傳

桃

正義曰：易傳者以既說女年之盛又言之子于歸

傳

時婦至時行。

後言宜其室家則據上之辭故以爲年時俱當。

傳

桃

之夭夭有蕡其實

傳

蕡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

蕡浮雲反

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傳

家室猶室家也。桃之

蕡浮雲反

夭夭其葉蓁蓁

傳

蓁蓁至盛貌有色有德形體至盛

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傳

家室猶室家也。桃之

也。○篆側巾反。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傳。

一家之人盡以爲宜。

宣

云家人猶室家也。

盡津忍反或如字他皆倣此。

歸

家人猶室家○正義曰易傳者以其與上相類同有宜其之文明據宜其爲夫婦據其年盛得時之美不宜橫爲一家之人。

桓十八年左傳曰女有家男有室室家謂夫婦也此云家人猶夫也猶婦也以異章而變文耳故云家

人猶室家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毛詩註疏卷之一

一之二

毛詩註疏卷第一

一之三

毛詩國風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

也。

○免且免又作兔他故反且音子斜反說文子余反好呼報反疏

兔罝三章章

多由賢人多故免且之人猶能恭敬是后妃之化

○正義曰作兔且詩者言后妃之化也言由后妃

關雎之化行則天下之人莫不好德是故賢人衆多

○行也經三章皆言賢人衆多之事也經直陳免且

之入賢而云多者箋云免且之人鄙陋之事猶能恭敬則是齊人衆多是舉微以見著也桃夭言后妃之所致此言后妃之化不啻言后妃之美此三

章所美如一而設文不同者以桃夭承螽斯之後

螽斯以前皆后妃身事桃夭則論天下昏姻得時爲自近及遠之辭故云所致也此兔且又承其後已在致限故變言之化明后妃化之使然也不舊以后妃事終故總言之美其實三者義通皆是化美所以致也又上言不如忌此言關雎之化行不美同者以桃夭說昏姻男女故言不如忌此說賢人衆多以關雎求賢之事故言關雎之化行矣不舊則婦人樂有子故云和平序者隨義立文其實總上五篇致此三篇

肅肅兔且椓之丁丁傳肅肅敬也兔且免罟也丁丁椓杙聲也傳云且兔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椓𦥑角反丁𦥑耕反丁𦥑罟音古周也杙本又作弋羊職反郭羊北瓦爾雅云檝謂之杙李巡云檝也檝謂之杙特撥音其月反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傳赳赳武貌

平扞也傳云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此且兔之人賢者也有武力可任爲將帥之德諸侯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折衝禦難於未然○赳居勑反沈音幹扞戶旦反禦魚呂反千如字孫炎注云干楯所以自蔽扞也舊户旦反沈音幹扞戶旦反禦魚呂反難乃旦反下同任音壬將子匠反帥色類反沈所愧反可任而鳩反後不音者放此肅肅兔且椓之丁守子又反折之設反衝昌容反○赳赳武貌其毛以爲肅肅然恭敬之人乃爲兔作且身自椓杙其椓杙之聲丁丁然雖爲鄙賤之事甚能恭敬此人非直能自肅敬又是赳赳然威武之夫可以爲公侯之扞城言可以蕃屏公侯爲之防固也○鄭唯干城爲國守令扞城其民使之折衝禦難於未然也謂公侯畏言此兔且之人有赳赳然威武之德公侯可任以使之與民作扞城也○赳赳肅肅至杙聲正義曰肅肅敬也釋訓文此美其賢人衆多故爲敬小星云肅

肅宵征故傳曰肅肅疾貌鵠羽鴻鳴說鳥飛文連其羽故傳曰肅肅羽聲也黍苗說宮室箋云肅肅嚴正之貌各隨文勢也釋器云兔罟謂之且李巡曰兔自作徑路張罝捕之也釋宮云穢謂之杜李巡云我謂粟也此丁連孫之故知穢杜聲故伐木傳亦云丁丁伐木聲○傳干斧也○正義曰釋言文孫炎曰干盾自蔽扞也下傳曰可以制衛公侯之腹心是公侯以爲腹心則好仇者公侯自以爲好匹干城者公侯自以爲扞城言以武夫自固爲扞蔽如盾爲防守如城然○國干也至未然○正義曰箋以此武夫爲扞城其民易博者以其赴赴武夫論有武任明爲民扞城可以禦難也言不然者謂未有來侵者來則折其衝禦其難也若使和好則此武夫肅肅兔罝施于中亦能和好之故二章云公侯好仇

達傳達九達之道

○施如字達求龜反杜預注春秋云塗方九軌達之道

○正義曰釋宮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郭氏云岐道旁出三達謂之劇旁孫炎云旁出岐多故

國廟四達謂之衢郭氏云交道四出五達謂之康孫炎云康樂也交會樂道也六達謂之莊孫氏云莊盛也道煩盛七達謂之劇駁孫氏云三道交復有一岐出者八達謂之崇期郭氏云四道交出九達謂之達郭璞云四道交出復有旁通者莊二十八年左傳楚伐鄭入自純門及達市杜預云達並九軌案周禮經全九軌不名曰達杜意蓋以鄭之城內不應有九出之道故以爲並九軌於爾雅則不恰也

赳赳

武夫公侯好仇

○施如字赳赳至好仇○毛以爲赳赳然云怨耦曰仇此免且之人敵國有來侵伐者可使和好之亦言賢也

○疏赳赳至好仇○毛以爲赳赳然云此免且

夫公侯腹心

○傳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施如字赳赳云此免且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

○傳中林林中沈以政反赳赳武

之入於行政伐可用爲策謀之臣使之慮事亦言賢也

○斷丁亂反。○公侯腹心。○毛以爲兔且之人有文有武可
斷其是非。○鄭以爲腹心之臣言公侯有腹心之謀事能制
伐時可使之爲腹心之計謀慮前事。○高可以至腹
心。○正義曰解武夫可爲腹心之意由能制斷公侯
之腹心以能制剂已之腹心臣之倚用如已腹心。
此且至言賢。○正義曰箋以首章爲禦難謂難未
至而預禦之二章爲和好怨偶謂已被侵伐使和好
之也皆是用兵之事故知此腹心者謂行攻伐又可以
爲策謀之臣使之慮無也慮無者官十二年左傳文也
謀慮不意之事也今所無不意有此卽令謀之出其奇
策也。言用策謀明自往攻伐非和好兩軍與二章異也。

兔且三章章四句

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天下和政

教平也。

芣苢音浮。苟本亦作莎。音以韓詩云直曰。前瞿曰芣苢郭璞云江東呼爲跋薹衣草。

木疏云幽州人謂之芣苢。

一名牛舌。又名當道。其子治婦入生難。本草云一名牛舌。一名勝烏。山海經及周書王會皆云芣苢木也。實似李。食之宜子。出於西戎衛氏傳。

皆及許慎並同此。

王肅亦同。王基已有駁難也。烏音昔及許慎並同此。王肅亦同。王基已有駁難也。烏音昔

兵役不息則我躬不閱於此。

之時豈恩子也。今天下和平於是婦人始樂有子矣。經三章皆樂有子之

事也。定本和平上無天下二字據箋則有者誤也。

天下和平教平。

正義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言天下者以其稱王。王必以天下之辭。故騶虞序曰。

天下純被文王之化是也。

文王平六州。武王平天下。事實平定唯不得言太平耳。太平者王道大成。圖瑞畢至。故曰太平雖武王之時亦非太平也。故論語曰。

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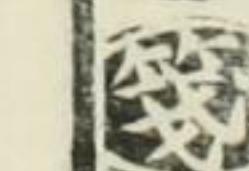
註云謂未致太平是也。武王雖未太平。平定天下。四海貢職比於文王之世。亦得假稱太平。故魚麗傳魚藻箋皆云武王太平比於周公。

之時其實未太平也太平又名隆平隆平者亦據頌聲既作盛德之隆故嘉魚既醉維天之命序及詩譜皆言太平惟鄭康誥註云隆平已至中候序云帝舜隆平此要政治時和乃得稱也此三章皆再起采之文明時婦人樂有子者衆故頻言采采見其采者多也六者互而相湏首章言采之有之采者始往之辭有者已藏之稱總其終始也二章言采時之狀或掇拾之或持取之卒章言所成之處或結之或襯之首章采之據初往至則掇之持之既得則結之襯之歸則有藏之於首章先言有之者欲急明婦人樂采而有子故與采之爲對所以總終始也六者本各見其一因相首尾以承其次耳掇持事殊結襯用別明非一人而爲此六事而已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鳴馬鳴

車前也宜懷妊焉薄辭也采取也



云薄言我薄也

采采芣苢馬鳴○正義曰釋草文也郭璞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爲蝦蟆衣陸機疏云馬鳴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也今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鬻作茹大渭其子治婦人難產王肅引周書王會云芣苢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人所得采是芣苢爲馬鳴之草非西戎之木也言宜獸皆四夷遠國各賚土地異物以爲貢贊非周南婦懷妊者即陸機疏云所治難產是也○薄言我薄也○正義曰毛傳言薄辭故申之言我薄也我訓經言也時邁云薄言震之箋云薄猶甫也甫始也有客曰懷妊者即陸機疏云所治難產是也○薄言我薄也○正義曰毛傳言薄辭故申之言我薄也我訓經於義無取故爲語辭傳於薄汙我私不釋者就此衆薄言追之箋云王始言餞從之以薄爲始者以時邁下句云莫不震疊明上句薄言震之爲始動以威也有客前云以繫其馬欲留微子下云薄言追之是時將行王始言餞送之詩之薄言多矣

采采芣苢薄言

有之傳有藏之也采采芣苢薄言掇之傳掇拾也掇。

都奪反一音知。采采芣苢薄言捋之傳捋取也。捋。

反采采芣苢薄言結之傳結執衽也。結音結任入錦。

也采采芣苢薄言擷之傳擷衽曰襯。襯音襯任反一。

治反孫炎曰持衣上衽又云擷衽謂之襯。

衣上衽於帶衽者裳之下也置襯謂。

手執之而不擷襯則擷於帶中矣。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

漢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紂時淫風偏於

詩序云召南之國此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總序三章之

六州猶羔羊序云召南之國也彼言召南此不言

周南者以天子事廣故直言南彼論諸侯故止言

召南之國此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總序三章之

六州猶羔羊序云召南之國也彼言召南此不言

不嫌不美故直言文王之化不言美也言南國則

而言文王爲遠近積漸之義故於此既言德廣汝

墳亦廣可知故直云道化行耳此旣言美化下篇

文王者因經陳江漢指言其處爲遠辭遂變后妃

及然也此與桃夭皆文王之化后妃所贊於此言

初致桃夭采之化今被於南國美化行於江漢

之感故男無思犯禮女求而不可得此由德廣所

正義曰作漢廣詩者言德廣所及也言文王之道

初致桃夭采之化今被於南國美化行於江漢

實六州共被文王之化非江漢獨先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傳

興也南方

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漢上游女無求恩者

云

不可者本有可道也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興者喻賢女雖出游流水之上人無欲

求犯禮者亦由貞潔使之然

○喬本亦作橋渠驕反徐又紀喬反休息並姬

字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漢水漢之廣矣不可求

改爾竦栗勇反流水本或作漢水漢之廣矣不可求

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傳

潛行爲沫永長方汎也

云漢也江也其欲渡之者必有潛行乘汎之道今以

廣長之故故不可也又喻女之貞潔犯禮而往將不

至也

○詠音詠汎芳于反本亦作汎又作桴或作柂並同沈旋音附方言云汎謂之簰簰謂之筏筏

秦晉通語也孫炎注爾雅云方木置水為柂柂也郭

璞云水中簰筏也又云木曰簰竹曰筏小筏曰汎簰音皮佳反汎筏同音

伐樊光爾雅本作柂

南有至方思○正義曰木所

方有喬木以上竦之故不可就而止息以興女以定

情本有可求之時今漢上有游女以貞潔之故不可

犯禮而求是爲木以高其枝葉人無休息者女由持其索清人無求恩者此言游女尚不可求則在室無

敢犯禮可知也出者猶能爲貞潔者自然左索又言水所以齎物本有沫思方思之道今漢之廣闊矣江之求長矣不可潛行乘汎以求濟以興女皆貞潔矣不可犯禮而求恩然則方汎以渡江漢雖往而不可濟喻犯禮以恩貞女雖求而將不至是爲女皆貞潔矣求而不可得故男子無思犯禮也定本遊女作游○

詩 恩辭至恩者。正義曰以沫思方思之等皆不取思為義故為辭也經求恩之文在游女之下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爲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內則云女子居內深宮固門此漢上有游女者內則言閨守之則貴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則執筐行餧不得在室故有出游之事既言不可求明人無求者定本喬上疎無木字。**箋**不可至之然。正義曰箋知此爲本有可道者以此皆據男子之辭若恒不可則不應發不可之辭故云本有可道也此箋與下箋互也此直言不可者本有可道總解經不可之文遂略本有可息之道箋下言渡江漢有潛行乘汎之道不釋不可之文是其互也然本澆風大行之時女有可求今被文王之化游女皆索此云索者本未必已淫興者取其一象木可就澆水可方泳猶女有可求今木以技高不可休息水以廣長不可求渡不得要言木本少時可息水本一勺可渡也言木以高其枝葉解傳言

上疎也言女雖出游漢水之上者對不出不游者言無求犯禮者謂男子無恩犯禮由女貞潔使之然也所以女先貞而男始息者以姦淫之事皆男倡而女和由禁嚴於女法緩於男故男見女不可求方始息其邪意召南之篇女既貞信尚有強暴之男是也。**傳**潛行至方汎。正義曰潛行爲沫澤水文郭璞曰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末長釋詁文方附釋言文孫炎曰方水中爲附筏也論語曰乘桴浮于海注云桴編竹木大曰桴小曰桴是也。**箋**漢也至不至。正義曰此江漢之深不可乘附而渡谷風云就其深矣方舟之者雖深不長於江漢故也言將不至者雖求之女守禮將不肯至也。**翹錯薪言刈其楚** **傳** 翷翷薪貌錯雜也。云楚雜薪之中尤翷翷者我欲刈取之以喻衆女皆貞潔我又欲取其尤高潔者。翷祁遙反沈其堯反之子于歸

言秣其馬傳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傳云之子是子

言足之三

三貴

也謙不敢斥其適已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

餼示有意焉

○秣莫葛反說文云食馬穀也上時掌反下文同餼虛氣反牲腥曰餼

翹翹至其馬○正義曰翹翹然而高者乃は雜薪此薪雖皆高我欲刈其楚所以然者以楚在雜薪之中尤翹翹而高故也以興貞潔者乃是衆女此衆女雖皆貞潔我欲取其尤貞潔者又言是其尤潔者之子若往歸嫁我欲以栗秣養其馬乘之以致禮餼示已有意欲求之下四句同前○○翹翹新貌○正義曰翹翹高貌傳言薪貌者明薪之貌翹翹然若直云高貌恐施於楚最高者此翹翹連言錯薪故爲薪貌鵠鵠云子室翹翹即云風雨所漂揜故傳曰翹翹危也莊二十二年左傳引逸詩曰翹翹車乘即云招我以明其遠故服虔云翹翹遠貌○○楚雜至潔者○正義曰薪木稱故月令云收秩薪柴注云大者可折謂

之薪下章羹草亦云薪者因此通其文楚亦本名故學記注以楚爲荆王風鄭風並云不流東楚皆是也

言楚在雜薪之中尤翹翹言尤明雜薪亦翹翹也○之子至意焉○正義曰釋訓云之子是子也李巡曰子者論五方之言是子也然則之爲語助人言之子者猶云是此子也桃夭傳云嫁子彼說嫁事爲嫁者之子此則貞潔者之子東山之子言其妻白草之子斥幽王各隨其事而名之言謙不敢斥其適已謂云往嫁若斥適已當言來嫁所以桃夭鵠巢東山不爲謙者不自言已說他女嫁故不爲謙也言致禮餼者皆禮下達納采用鵠問名納吉皆如之納徵用玄纁東帛儼皮是士禮也媒氏云純帛無過五兩謂庶人禮也欲致禮謂此也餼謂牲也皆禮不見用牲又鄭以時事言之或亦宜有也言示有意者前已孰謙不敢斥言有適已言養焉是欲致禮餼示有意求之但謙不斥耳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求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羹傳羹草中之

翹翹然

○萋刀俱反馬云萋蒿

萋草中之

翹翹

上楚是木此蔓是草故言草中之翹翹然釋草云購商薹舍人曰購一名商薹郭云商薹萋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羹膾也陸機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芽生旁莖

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是也

之子于歸言秣其駒

五尺

以上曰駒

天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駢六尺以上

爲馬故上傳曰六尺以上曰馬此駒以次差之故知

五尺以上也五尺以上即六尺以下故株林箋云六尺以下曰駒是也

田馬高七尺駕馬高六尺即度人三等龍駢馬是也

何休注公羊云七尺以上曰龍不合周禮也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求

矣不可方思

漢廣章章句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言此婦人被文王之化厚

事其君子

○汝墳符云反常武傳云墳涯也能閔密謹反傷念也一本有婦人二字被皮

義

汝墳

三章章四句至

以正

○正義曰作汝墳

反

詩者

言道化行也

文王之化行於汝墳之國

婦人能閔念其君子猶復勸勉之以正義不可逃亡爲文王道德之化行也知此道非言道之遺者以諸叙言道者皆爲言不爲道耳上云德廣所及先德後道事之次也言汝墳之國以汝墳之厓表國所在猶江漢之域非國名也閔者情所憂念勉者勸之盡誠欲見情雖憂念猶能勸勉故先閔而後勉也臣奉君命不敢憚勞雖則勤苦無所逃避是臣之正道故曰勉之以正也閔其君子首章二

章是也勉之以正卒章是也
定本能閔上無婦入二字

遵彼汝墳伐其條枝傳遵循也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枝

曰條榦曰枚傳云伐薪於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以

言已之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

○校妹

也未見君子惄如調飢傳惄飢意也調朝也

云惄

思也未見君子之時如朝飢之思食。

○怒本又作惄

○正義曰言大夫

伐其條枝校榦之薪以爲已伐薪汝水之側非婦人

乃歷反韓詩作

之事因閔已之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

○正義曰言大夫

也既閔其勞遂思念其事言已未見君子之時我之

恩君子惄然如朝飢之思食也。

○傳汝水至曰枚

李巡曰江河汝旁有肥美之地名郭璞曰詩云遵彼

汝墳則郭意以此汝墳爲墳汝所分之處有美地因

謂之墳箋傳不然者以彼瀆從水此墳從土且伐薪

宜於厓岸大防之上不宜在瀆汝之間故也枝曰條

榦曰枚無文也以枚非木則條亦非木明是枝榦相

對爲名耳枝者木大不可伐其榦取條而已枝細者

小也終南云有條有梅文與梅連則條亦木名也故

傳曰條榦與此異也下章言條肄肄餘也斬而復生

可以全伐之也周禮有街枚氏注云枚狀如箸是其

是爲榦也如今蘖生者亦非木名也襄二十九年左

傳曰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又曰杞夏餘

也是肄爲復生之餘。伐薪至其事。正義曰知

婦入自伐薪者以序云婦人能閔其君子則閔其君

子者是故墳之國婦人也經言遵彼汝墳故知婦人
自伐薪也大夫之妻尊為命婦而伐薪者由世亂時
勞君君子不在猶非其宜故云非婦人之事婦人之事
深宮固門紡績織紝之謂也不賢而勞是其常故以
賢者處勤為非其事也○傳怒飢意正言怒思○正義
曰釋詁云怒思也舍人曰慙志而不得之恩也釋言
云怒飢也李巡曰怒宿不食之飢也然則怒之為訓
本為思耳但飢之思食意又怒然故又以為飢怒是
飢之意非飢之狀故傳言飢意箋以為思義相接成
也此連調飢為文故傳以為飢意小并云怒焉如擣
無飢事故箋直訓為思也此以思食比思夫故箋又云如朝飢之思食
條肆傳肆餘也斬而復生曰肆○傳以自反沈云徐
比思夫故箋又云如朝飢之思食
反既見君子不我遐棄傳既已遐遠也正言云已見君
子君子反也于已反得見之知其不遠棄我而死亡

參思則愈故下章而勉之。又息嗣反正言既見君子不
義曰不我遐棄傳云下遐棄我古之人語多倒詩之
此類矣婦人以君子處勤勞之職恐避役死亡今
思之覩君子事訖得反我既得見君子即知不遠棄
我而死亡我於思則愈未見恐其逃亡既見知而不
死故憂思愈也○傳已見至勉之○正義曰言不遠
棄我我者婦人自謂也若君子死亡已不復得見爲
遠棄我今不死亡已得見之為不遠棄我也然君子
或不堪其苦避役死亡或自思公義不避勞役不由
於婦人然婦人閔夫之辭據婦人而言耳鄭知不直
遠棄已而夫知爲王事死亡者以閔其勤勞豈為棄
死亡故下章勉之定本箋之下云已見君子君子反
也於已反得見正言魚頰尾王室如燭傳頰赤也魚勞
之俗本多不然傳云君子仕於亂世其顏色瘦病如
則星赤燭火也正言云君子仕於亂世其顏色瘦病如

魚勞則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有鮀

符方反魚名頽勑貞反說文作超又作頽並同燭音
鯀齊人謂火曰燭郭璞又音貨字書作燭音燭說文
同一音火尾反或云楚人名曰燭齊人曰燭吳雖則
人曰燭此方言訛語也度色救反酷苦毒反

雖則

如燭父母孔邇傳孔甚邇近也傳云辟此勤勞之處

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不能為疏遠

者計也辟此一本作辟此處昌慮魚至孔邇

正義曰婦

勤苦即勉之言今王室之酷烈雖則如火當勉力從

入言鮀魚勞則尾赤以興君子苦則容悴君子所以

然者由畏王室之酷烈猛熾如火故也既言君子之

勤苦則如火當勉力從

投無得逃避若其避之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自思

免於害無得死亡罪及父母所謂賴之以正也

頽赤至燭火正義曰釋器云并染謂之頽燭

正義曰釋器云并染謂之頽燭

君子至紂存正義曰言君子仕於亂世不斥大夫

一一名火孫炎曰方言有輕重故謂火爲燭也

燭王肅云當紂之時大夫行役王基云汝墳之大夫

久而不歸樂詳馬昭孔晁孫毓等皆云大夫則箋云

仕於亂世是爲大夫矣若庶人之妻叔杜言我心傷

悲伯兮則云甘心首疾憂思昔在於情性豈有勸以

德義恐其死亡若是乎序稱勉之以正則非庶人之

妻言賢者不宜勤勞則又非爲士周南召南述本大

同而殷其鬻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其妻勸以義此

引父母之甚近傷王室之酷烈閔之則恐其死亡勉

於是明矣雖王者之風見感文王之化但時實紂存

文王率諸侯以事殷故汝墳之國大夫猶爲殷紂所

言

役若稱王以後則不復事紂六州文王所統不爲紂
上漢廣云求而不可得本有可得之時言紂時淫風
大行此云王室如殷言是時紂存行露云衰亂之俗
微言紂末之時野有死麕云惡無禮言紂時之世麟
趾有衰世之公子不言紂時法有詳畧承此可知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
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關雎之時

猶尚振振然有似麟應之時無以過也○麟之趾
以麟爲應後世雖衰猶存關雎之化者君之宗族
猶尚振振然有似麟應之時無以過也○麟之趾

獸也草木疏云鷩身牛尾馬足黃色員蹄一角角

端有肉音中鐘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服虔

麟左傳云視明禮脩則麟麟至麕音俱倫友序本
或直云麟趾無之字止本亦作趾兩通之應應對
下傳應禮同正義曰此麟趾處末者有關雎之應
之應序注及麟之趾三章章三句至之時○正
也由后妃關雎之化行則令天下無犯非禮天下
既不犯禮故今雖衰世之公子皆能信厚如古致
麟之時信厚無以過也關雎之化謂螽斯以前天
下無犯非禮桃夭以後也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
如麟趾之時此篇三章是也此篇處末見相終始
故歷序前篇以為此次旣因有麟名見若致然編
之處未以法成功也此篇本意直美公子信厚似
古致麟之時不爲有關雎而應之太師編之以象
應叙者述以示法耳不然此豈一人作詩而得相
顧以為終始也又使天下無犯非禮乃致公子信
厚是公子難化於天下豈其然乎明是編之以為
示法耳○關雎至以過○正義曰箋欲明時不
致麟信厚似之故云關雎之時以麟爲應謂古者
太平行關雎之化至極之時以麟爲瑞後世雖衰

謂紂時有文王之教猶存關雎之化能使君之宗族振振然信厚如麟應之時無以過也信厚如麟時實不致麟故張逸問麟趾義云關雎之化則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其信厚如麟矣。曰
麟趾之時箋云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衰世者謂當文王與紂之時而周之盛德關雎化行之時公子化之皆信厚與禮合古太平致麟之時不能過也由此言之不致明矣鄭言古太平致麟之時者案中候握河記云帝軒題象麟麟在囿又唐傳云堯時麟麟在郊藪又孔叢云唐虞之世有道未盡行四靈之瑞不能悉至序云衰世之公運殊古太平時行關雎之化至極能盡人之情能盡物之性太平化洽故以致麟文王之時殷紂尚子明由衰故不致也成康之時天下太平亦應致麟但無文證無以言之孔子之時所以致麟者自

爲制作之應非化洽所致不可以難此也三章皆以麟爲喻先言麟之趾次定次角者麟是走獸以足而至故先言趾因從下而上次見其額次見其角也同姓踈於同祖而先言姓者取其與定爲韻故先言之

麟之趾振振公子

傳

興

也

趾足

也

麟信

而應禮

以足至

者也

振振

信厚

也

云

興者

喻今

公子

亦信厚與禮

相應有似於麟

振音真

相

于嗟

麟兮

傳

于嗟

歎辭

疏麟之至麟兮。正義曰言古者麟之趾猶今之振振然信厚與禮相應言公子信厚似於麟獸也即歎而美之故干嗟乎歎今公子信厚如麟兮言似古致麟之時兮雖時不致麟而信與之等反覆嗟歎所以深美之也。傳麟信至信厚。正義曰傳解四靈

多矣獨以麟爲興意以麟於五常屬信爲瑞則應禮耳而必言信者以麟是行獸以足而至故言麟之十四年左傳服虔注云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白虎擾言從义成則神龜在沼聰聰知正而名山出龍貌恭體仁則鳳凰來儀駟虞傳云有至信之德則應之是與左傳說同也說者又云入臣則修母致子人君則當方來應是以駟異義云玄之聞也洪範五事一曰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於是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可從故天應以金獸之瑞是其義也管子信厚與禮相應有似於麟申述傳文亦以麟爲信獸駟異義以爲西方毛虫更爲別說。于嗟乎駟虞歎仁人也明此歎信厚可知

定振振公姓

傳

定題也公姓公同姓。

定都俊反字書作顙音同題

微今反郭璞注爾于嗟麟兮疏傳定題。言文郭璞曰正義曰謂額也傳或作顙釋畜云的顙白顙顙亦額也故因此而誤定本作題。傳公姓公同姓。正義曰言同姓疎於同祖上云公子爲最親下云公族傳云公族公同祖則謂與公同高祖有廟屬之親此同姓則五服以外高祖爲庶姓是同高祖爲一節也此有公子公族公姓故大傳云五世祖免殺同姓是也大傳注又云外高祖爲庶耳襄十二年左傳曰同姓同父之外次同祖更無異稱故爲傳曰同姓同祖同姓同祖爲異彼爲一者以彼上云同父即云同姓同父之外次同祖更無異稱故爲傳曰同姓同祖此同姓同祖爲異彼爲一者以彼上一也且皆對他入異姓不限遠近直舉祖父之同爲族親於廟又曰魯爲諸姬臨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爲宗姓與此同族謂五服之内彼自以五服之外遠近爲祖廟也同族謂五服之内彼自以五服之外遠近爲宗姓與此又異此皆君親非異國也麟之角振振公要皆同姓以對異姓異姓最爲疎也

族傳麟角所以表其德也公族公同祖也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示有武一于嗟麟兮疏
麟角至不用。正義曰有角示有武有肉示不
用有武而不用是其德也箋申說傳文也釋獸云麟
鬻身牛尾一角京房易傳曰麟鬻身牛尾馬足黃色員
形腹下黃高丈二陸機疏麟鬻身牛尾馬足黃色員
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
而後處不覆生虫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阱
奔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
鹿非瑞應麟也故司馬相如賦曰射麋脚麟謂此麟
也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召南鵲巢詁訓傳第二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疏起家而居有之謂嫁於諸侯也夫人有均壹之德如鳴鳩然而後可配國君鵲七略反字林作離行下孟反下注同鳩本又作鳴音同爾雅云鳴鳩鵲也郭璞云今布穀也江東呼獲穀草木疏云一名擊穀案尸鳩有均一之德飼其子旦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疏鵲巢三章章四句至配如一楊雄云戴勝也疏焉。正義曰作鵲巢詩者言夫人之德也言國君積脩其行累其功德以致此諸侯之爵位今夫人起自父母之家而來居處共之由其德如鳴鳩乃可以配國君焉是夫人之德也經三章皆言起家而來居之文王之迎

大姒未爲諸侯而言國君者召南諸侯之風故以夫入國君言之文王繼世爲諸侯而云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言爵位致之爲難夫人起家而居有之所以顯夫人之德非謂文王之身始有爵位也

維鵠有巢維鳩居之

傳

爲巢居鵠之成巢傳云鵠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

成猶國君積行累功故以興焉興者鳴鳩因鵠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壹之德猶國君夫人來嫁居君子之室德亦然室燕寢也○桔古八反又音吉爾雅作鵠鞠育菊爾雅作鵠架音嫁俗本或作加功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傳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傳云之子是子也御迎也

是如鳴鳩之子其往嫁也家人送之良人迎之車皆百乘象有百官之盛○御五嫁反本亦作訏又作迓居之以興國君積行累功勤勞乃有此爵位維夫人往處之今鳴鳩居鵠之巢有均一之德以興夫人亦有均一之德故可以配國君又本其所起之事是子有鳴鳩之德其往嫁之時則夫家以百兩之車往迎之言夫人有德禮迎具備○傳鳴鳩桔鞠正義曰序云德如鳴鳩也釋鳥云鳴鳩桔鞠郭氏曰今布穀也江東呼獲穀埤倉云鵠鵠方言云戴勝謝氏云布穀類也諸說皆未詳布穀者近得之○傳鵠之至燕鳩因成事天性如此也復於消息十一月卦故知冬至加功也月令十二月鵠始巢則季冬猶未成也故云至春乃成也此與月令不同者大率記國中之候

不能不有早晚詩緯主以釋此故依而說焉此以巢比爵位則鴻鵠居巢猶夫人居爵位然有爵者必居其室不謂以室比巢燕寢夫入所居故云室者燕寢下傳言旋歸謂反燕寢亦是也。○傳百兩至百乘。正義曰書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皆以一乘爲一兩謂之兩者風俗通以爲車有兩輪馬有四匹故車稱解下章將之明此諸侯之禮嫁女於諸侯故迎之百乘諸侯之女故送亦百乘若大夫之女雖爲夫人其送不得百乘各由其家之所有爲禮也此夫人斥大奴也大明云續文維華國長女實是諸侯之子故迎百乘將之。○娶家入至盛。正義曰比申說傳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言大奴自華適周必上卿送之良人謂夫也昏禮曰衽良席在東注云婦人稱夫曰良人孟子曰吾將瞶良人所之小戎曰厭厭良人皆婦人之稱夫也綢繆傳曰良人美室者以其文對粲

卷之三
人倫之本以象國君有百官之盛諸侯禮亡官屬不可盡知唯王制云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是舉全數故云百官也士昏禮從車二乘其天子與大夫送迎則無文以言夫入之嫁自乘家車故鄭箴膏肓引士昏禮曰主人爵弁纁裳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有供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又引此詩乃云此國君之禮夫人自乘其家之車也然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何被襍矣美王姬之車故鄭箴膏肓又云禮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故泉水云還車言邁箋云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是其義也知夫人自乘家車也言迓之者夫以其車迎之送之則其家以車送之故維知婿車在百兩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明矣維

鵲有巢維鳩方之

傳

將送也

○將如字

維鵲有巢維鳩盈

方有之也

○一本無之字

之子于

之傳

盈蒲也

言歸

云蕪者言衆媵姪婦之多○媵音孕

又繩證反

國君夫人有左右媵姪待結反字林丈一反兄女曰姪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婦徒帝反女弟也

之子

于歸百兩成之傳

能成百兩之禮也

云是子有鳴

鳩之德宜配國君故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疏者至

之多○正義曰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媵

之以姪婦從凡有八人是其侈也又曰姪者何兄之

子婦者何女弟也○富能成百兩之禮○正義曰傳

言夫人有鳴鳩之德故能成此百兩迎之禮箋以迓

夫為迎夫人將之謂送夫人成之謂成

夫入故易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繁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于以采繁于沼于沚傳

繁皤蒿也于於沼池沚渚也公

侯夫人執繁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

谿澗之草猶可以薦王后則荐菜也

云于以猶言

往以也執繁菜者以豆薦繁道○沼之紹反沚音止

羔反谿苦豆反于杜預云澗也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之事祭事也

云言夫人於君祭祀而薦此豆也

于以至之事

夫人在何處采此繁菜乎於沼池於沚渚之傍采之

也既采之為菹夫人往何處用之乎於公侯之宮參

事夫人當薦之也此章言其采取故卒章論其祭事

○傳繁皤蒿○正義曰釋草文孫炎曰白蒿也然則非水菜此言沼沚者謂於其傍采之也下于澗之中亦謂於曲內非水中也○傳公侯至荇菜○正義曰

言執繁菜以助祭者以采之本為祭用既言公侯夫入執繁菹嫌王后尊不可親事故因明王后則親執

杵菜也言不求備者據詩舉荇菜非其備者其實祭則備物故關雎傳云備庶物以事宗廟是也左傳曰

苟有明德潤谿沼沚之毛可薦於鬼神彼言毛此傳言草皆菜也○傳于以至繁菹○正義曰經有亡羊

傳訓爲於不辨上下箋明下二于爲於上于爲往故疊經以訓之言往足矣兼言往以者嫌于以共訓爲

往故明之又言以豆薦繁菹者醢人云四豆之實皆有荀菹在豆故知以豆薦繁菹也特牲云主婦設兩

敦黍稷于菹南西上及册鉶鉶羊設于豆南南陳即主婦亦設羹矣知繁不爲羹者祭統云夫人薦豆九

壻賦云贊后薦徽豆籩即王后夫人以豆爲重故關雎云后妃供荇菜之菹亦不爲羹采韻知爲羹

以教成之祭牲用魚羌之以蘋藻故知爲羹且使季

設之不以薦事爲重與此異也○傳之事祭事○正義曰序云可以奉祭祀故知祭事

祭必於宗廟故下云宫互見其義也于以采繁于澗

之中○傳山夾水曰澗洽反一音古協反于以用之公

侯之宮○傳宮廟也被之僅僅夙夜在公○傳被首飾也

僅僅竦敬也夙早也○傳云公事也早在事謂視濯

溉饁爨之事禮記主婦髮髢僅音同蚤音早本多作

早下同濯直角反溉古變反饁昌志反酒食也爨七

亂反髮皮寄反鄭音髮髢本亦作髢徒帝反劉昌宗吐歷反沈湯帝反鄭注少牢禮云古者或剔賤者刑人之髢以被婦人之絰因以名焉春秋以爲呂姜髢是也絰被之祁祁薄言還歸○傳祁祁舒遲也去事有

儀也

○

云言我也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髮鬢其

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我還歸者自廟反

其燕寢。

○祁巨私反罷

皮本或作疲

○被之至還歸。

正義曰言

然甚竦敬乎何時爲此竦敬謂先祭之時

當視濯漑旛纊之時甚竦敬矣至於祭畢釋祭服又

首服被鬢之擇

祁祁然有威儀何時爲此威儀乎謂

祭事既畢夫人云薄欲還歸反其燕寢之時明有威

儀矣

○傳被首飾

○正義曰被者首服之名在首故

曰首飾箋引少牢之文云主婦髮鬢與此被一也案

少牢作被褐註云被褐讀爲髮鬢占者或剔賤者刑

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紩爲飾因名髮鬢焉此周禮所

謂次也又追師掌爲副編次註云次第髮長短爲

之所謂髮鬢卽與次一也知者特牲云主婦繩笄少

牢云被褐繩笄笄上有次而已故知是周禮之次也

此言被與髮鬢之文同故知被是少牢之髮鬢同物

而異名耳少牢註讀祓褐爲髮鬢者以剔是翦髮之
名直云被褐於用髮之理未見故讀爲髮鬢髮剔髮
被首也少牢既正其讀故此及追師引經之言髮
鬢也定本作髮鬢與俗本不同少牢云主婦衣侈袂
註云衣絹衣而侈其袂耳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
之衣三尺三寸袂尺八寸此夫人首服與之同其衣
卽異何者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展衣以見君祿衣
御序於君此雖非正祭亦爲祭事宜與見君相似故
絲衣士祝壺濯猶爵弁則此夫人祝濯漑蓋展衣否
則祿衣也知非祭服者郊特牲曰王皮弁以聽祭報
又曰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王非正祭不服袞夫人
非正祭不服狄衣明矣且狄首服副非被所當配耳
故下箋云夫入祭畢釋祭服而去是也少牢註侈絹
衣之袂追師註引少牢衣侈袂以爲侈祿衣之袂不
同者鄭以特牲禮士妻絹衣大夫妻言侈袂對士而
言故侈絹衣之袂以無明文故追師之註更別立說
見士祭之端其妻絹衣大夫祭朝服其妻亦宜與士
異故爲侈祿衣之袂也知非助祭自祭爲異者以助

祭申上服卿妻鞠衣大夫妻展衣不得侈祫衣之祫此主婦髮鬢在少牢之經箋云禮記曰者誤也。據僕僕竦敬○正義曰知僕僕不爲被服者以下祫和期也先夙後夜便文耳夜在事謂先夕視濯溉早夜至事謂朝視饋饗在事者存在於此視濯溉饋饗之事所謂不失其職也鄭何知非當祭之日自早至夜而以爲視濯者以被之祫薄言還歸據祭畢卽此被之僕僕爲祭前矣若爲自夙至夜則文兼祭末下不宜復言祭末之事故鄭引髮鬢與被爲一非祭時所服解在公爲視濯非正祭之時也經言夙夜在公知是視濯溉饋饗者諸侯之祭禮正以言夙夜是祭前之事案特牲夕陳於門外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籩豆卽此所云夜也又云夙興主婦親視饋饗於西堂下卽此所云夙也以其夙夜之事同故約之也卽濯溉饋饗之事也特牲言濯不言溉註云濯溉也鄭辨言耳特牲宗人視濯非主婦此

引之者諸侯與士不必盡同以凡夙夜文王夫入故約彼夙夜所爲之事以明之不約少牢者以少牢先夕無事所以下入君祭之日朝乃饗入溉鼎廟入溉饗無主婦所視無饋饗之文故鄭不約之士妻得與夫人同者士卑不嫌也此諸侯禮故夫人視濯天子則大宗伯視濯濯王后不視矣○傳初祫至有儀○正義曰言去事有儀者謂祭畢去其事之時有威儀故箋云祭畢釋祭服而去是去事也髮鬢其威儀初然而安舒是有儀也定本云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髮鬢無去字知祭畢釋祭服者以其文言被與上同若祭服即副矣故知祭畢皆釋祭服矣○我還至燕寢○正義曰言此者以廟寢同宮嫌不得言歸故明之燕寢夫
人常居之處

采繁三章章四句

早稻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5570